

2017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SERIES

日佔時期 (1919-1945) 關東州恩賜財團慈惠資金  
與兒童獎學資金之社會救濟、醫療保護及兒童教  
育措施

SOCIAL RELIEF, MEDICAL SERVICES, AND CHILDHOOD  
EDUCATION WORK OF THE CHARITY FUNDS AND CHILD  
SCHOLARSHIP FUNDS OF THE IMPERIAL GIFT  
FOUNDATION IN GUANDONG PROVINCE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19-1945

Joseph Siu Kam-wah |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日佔時期(1919-1945)關東州恩賜財團慈惠資金與兒童獎學資金之社會救濟、  
醫療保護及兒童教育措施

**(Social Relief, Medical Services and Childhood Education Work of the  
Charity Funds and Child Scholarship Funds of the Imperial Gift Foundation  
in Guandong Province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19-1945)**

蕭錦華 **Siu Kam-wah, Joseph**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

京都大學文學博士

2006-07 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

Senior Lectur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 Litt. Kyoto University

2006-07 Harvard 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

Email: [kamwsiu@cuhk.edu.hk](mailto:kamwsiu@cuhk.edu.hk))

**Submission date: 5 October 2017**

**論文摘要**

過去中、日學界包括日佔時期機構和學者曾論述日佔關東州的殖民統治、司法教育、工商社會、文化侵略等多方面的狀況，但沒有全面或深入考察該州的官私營社會措施。本文根據近年日本公開刊行的關東廳、關東州及滿洲的社會事業報告檔案文獻，探討日本佔領時期(1919-1945)關東州社會服務措施中最具代表性和規模的私營恩賜財團的綜合性慈惠資金和兒童獎學資金，考察其組織、營運、服務情況及發展特色，藉以窺見學界所忽略關東州的社會救濟、醫療保護及婦童教育等社會措施之一斑。在日佔當局的融和共榮政策下，兩個資金從衣食住行、醫療保護、衛生保健、婦童教育、經濟生活、服務聯繫等多方面，向關東州的中國人包括滿洲人提供了一定保障，有助紓解所在日軍侵佔肆虐帶來的民生危機及社會問題。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Guandong Province conducted by Chinese and Japanese scholars, including studies of Japanese colonial institutions, have covered the aspects of colonial

rule, the judiciary, education, industry, commerce, society and cultural invasion, etc., but have not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various social services run by public and private institutions. Based on Japanese archives of social work in Guandong Office, Guandong Province and Manchuri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prehensive Charity Funds and Child Scholarship Funds of the Imperial Gift Foundation,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and largest-scale private funds, by analyzing its organization, operation,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is paper we can better comprehend the social services provided in Guandong Province including social relief, medical and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 educ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which have been ignored by previous studies. These two funds helped to ensure a basic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Chinese (including Manchurians) in the province in terms of basic needs,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life protection, the educ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economic life, and social service coordination, etc. under the Japanese policy of harmony and mutual prosperity. They alleviated the social and living problems caused by the Japanese invasion and devastation there to a certain extent.

### **關鍵字**

1. 日佔關東州
2. 恩賜財團慈惠資金與兒童獎學資金
3. 社會救濟
4. 醫療保護
5. 婦童教育

### **Keywords**

1. Guandong Province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2. Charity Funds and Child Scholarship Funds of the Imperial Gift Foundation
3. Social Relief Work
4. Medical Services and Protection
5. Education of Women and Children

## 一. 引言

1919年4月，日佔當局廢除關東都督府，對南滿洲和關東州分別實行軍、政分立制度，關東廳負責地方行政和警察事務，關東軍司令部則負責軍事，而兩個機構都設於旅順市，推行關東州的殖民統治。為了強化殖民統治，關東州在1930年劃分為大連、旅順、金州、普蘭店、貔子窩等五個行政區，而關東廳在各區設置民政署直接管轄區內的行政事務。1934年末，關東州改設關東州廳，關東州廳長官掌管州內的行政事務，至1937年5月，關東州廳更從旅順市遷至大連市，大連民政署旋被撤除，大連市成為獨立的地方行政機構。<sup>1</sup> 關於日佔時期關東州的狀況，早於當時1930-1940年代已有一些日佔管治機構、親日組織及日本學者，展開了初步研究，包括該州的名稱起源、自然資源、區劃統治、開拓政策、農工商業、稅收制度、經濟發展、漢族文化及倭寇侵亂等諸方面的基本情況。<sup>2</sup>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日本學

---

<sup>1</sup> 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大連市：滿洲社會事業協會，1931年，收近現代資料刊行會編：《植民地社会事業關係資料集「滿洲・滿洲國」編》第24卷，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會，2005年，第23頁；王勁松、張曉剛、王珍仁：《日本殖民時期大連城市發展狀況初探》，《大連大學學報》第33卷第4期，2012年8月，第33-34頁。

<sup>2</sup> 相關研究，例如島田好：《關東州名の起源》，《滿蒙》10號，1936年，第4頁；關東廳內務局農林課編：《關東州の鉦業》，大連：關東廳內務局農林課，1934年，第1-38頁；中華民國新民會中央指導部編：《滿洲國關東州視察報告書》，不詳：中華民國新民會中央指導部，1939年，第1-196頁；關東局編：《關東局施政三十年史》，大連：關東局，1936年，第1-183頁；關東州經濟會編：《滿洲開拓政策と關東州報告農場》，大連市：關東州經濟會，1944年，第1-26頁；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關東州の農業》，大連：滿鐵調查部，1939年，第1-64頁；大連商工會議所：《關東州の工業事情》，大連市：大連商工會議所，1939年，第1-210頁；大連商工會議所編：《關東州に於ける生活必需品切符制度の現狀》，大連市：大連商工會議所，1942年，第1-65頁；大連商工會議所編：《關東州に於ける營業分布に關する調査》，大連市：大連商工會議所，1942年，第1-133頁；大連商工會議所編：《關東州の關稅制度》，大連市：大連商工會議所，1935年，第1-128頁；大連市事業調查局：《關東州關稅制度に關する調査》，大連市：大連市事業調查局，1940年，第1-340頁；關東州經濟會編：《關東州經濟の現勢》，大連市：關東州經濟會，1944年，第1-125頁；關東州經濟會編：《關東州經濟年報》，大連市：關東州經濟會，1945年1月，第1-404頁；三

界繼續研究這時期關東州的政經、社會及文化方面的發展歷史，廣泛涉及該州的自治組織、選舉、市制、殖民化城市與租借區管治、憲兵警察制度、工業化發展、中商協營鴉片制度、日資製鹽業、社會生活、體操運動、娛樂文化等多方面的具體實態。<sup>3</sup> 我國學界亦有不少關於關東州的研究成果，涉及其主權問題、日佔違法管治、文化侵略政策過程及圖書館策略、神社祭祀、殖民管治機構與司法、殖民差別性奴化教育及設施、中國人與日本人教育、青年教育、女子教育、日語與漢語教育、金融與輔助行政會制、警備隊制、方面委員制及人口死亡問題等多個課題，而整體上對於日佔關東州的支配管治作出比較負面的評價。<sup>4</sup>

---

宅俊成：《關東州董家溝古墳調查報告：滿洲漢文化調查之一》，《滿洲學報》7 號，1942 年，第 42 頁；岩間德也：《關東州に於ける倭寇》，《滿蒙》1 號，1936 年，第 18 頁。

<sup>3</sup> 外務省條約局法規課編：《關東州租借地と南滿洲鐵道付屬地》，東京：外務省條約局法規課，1966 年，第 1-411 頁；古川隆久：《日本統治下の大連市政：市制の変遷を中心に》，《橫濱市立大學紀要》(人文科學系列) 10 號，2003 年 3 月，第 1-24 頁；柳沢遊：《1930 年代大連の工業化》，《三田學會雜誌》101 卷 1 號，2008 年 4 月，第 149-179 頁；松田利彦：《近代日本植民地における「憲兵警察制度」に見る「統治様式の遷移」：朝鮮から關東州・「滿洲國」へ》，《日本研究》(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 第 35 集，2007 年 5 月，第 469-490 頁；桂川光正：《關東州阿片制度の制定と中国商人：關東州の統治を巡る一考察》，《史林》91 卷 2 號，2008 年 3 月，第 69-94 頁；前田廉孝：《戰前期台灣・關東州製塩業における日系資本の進出過程：野崎家と大日本塩業株式会社を中心に》，《社會經濟史學》78 卷 3 號，2012 年 11 月，第 3-28 頁；代珂：《「關東州」及び「滿洲國」におけるラジオ体操の儀式的機能》，《人文學報》493 號，2014 年 3 月，第 127-143 頁；西脇良朋編：《滿州・關東州・華北中等學校野球史》，西宮：西脇良朋，1999 年，第 1-363 頁；藤森節子：《少女たちの植民地：關東州の記憶から》，東京：平凡社，2013 年，第 1-319 頁。

<sup>4</sup> 孔凡嶺：《“關東州”的歸屬問題》，《歷史檔案》2000 年 2 期，第 107-110 頁；陳秀武：《國際法視角下的關東州組建》，《外國問題研究》2013 年 3 期，第 3-11 頁；閻華：《日本對“關東州”文化侵略過程概述》，《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7 年 6 期，第 86-88 頁；陳洋等：《日本的文化侵略——以“關東州”的圖書館事業為中心》，《東北史地》2009 年 4 期，第 74-81 頁；武向平：《日本在“關東州”及滿鐵附屬地殖民教育設施之考察》，《東北史地》2010 年 1 期，第 84-87 頁；陳丕忠：《旅大教育近代化的歷史回顧——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關東州”中國人教育為中心》，《遼寧教育研究》2001 年 7 期，第 28-31 頁；劉晶輝：《軍政時期“關東州”日本人小學校教育政策探析》，《教育科學》2011 年 1 期，第 86-93 頁；石晨曦、陳秀武：《關東州時期的日本神社》，《外國問題研究》2013 年 2 期，第 10-16 頁；劉晶輝：《“關東州”青年訓練所和青年學校探析》，《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 年 1 期，第 44-47 頁；馬立武：《日本侵佔東北時期“關東州”的女子教育特點》，《沈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00 年 5 期，第 70-73 頁；劉晶輝：《規矩與方圓——“關東州”日本女子教育探析》，《教育科學》2008 年 5 期，第 92-96 頁；張玲玲：《“關東州”時期的女子教育》，《文

事實上，1920 年代以降，整個滿洲包括關東州的社會經濟都出現急劇變化，趨於複雜，以致所在中國人、滿洲人甚至日本人的生活普遍變得不安，社會經濟危機叢生。加上滿洲雜居著不同風俗的中國人口，日佔當局嘗試站在人道立場，採取所謂「共存共榮」為本的同化融和社會政策，施行積極的和消極的兩方面社會慈善救濟措施，救助貧困，匡正不平，安定民生，藉以在滿洲新天地宣傳所謂「天皇恩惠」，促進百姓福祉。<sup>5</sup> 在日本關東廳(1919-1934)和關東州廳(1934-1945)先後管轄的時期，關東州聚居了大量中國人、滿洲人甚至日本、朝鮮人口，自然積極地響應日佔廳局的融和共榮社會政策，逐步實施諸種社會救濟、醫療及教育措施。可是，過去中日學界都沒有全面或深入地探討這些社會措施。細加深究，當中救濟，保護或協助中國人和滿洲人的社會措施，既有關東廳、關東州廳及大連市官營的，也有日本人和中國人尤其滿洲人私營的，大概可分為以下 13 類：私營恩賜財團慈惠資金及獎學獎勵資金、官私營社會事業助成金及聯絡機構、官私營救濟保護、官私營就業保

---

化學刊》2011 年 2 期，第 112-116 頁；張淑香：《從關東州司法制度的演變看日本對大連的殖民統治》，《抗日戰爭研究》2004 年 3 期，第 52-78 頁；王健：《“關東州”的殖民統治機構》，《日本學論壇》2006 年 3 期，第 19-25 頁；李延坤：《“關東州”的殖民文化研究——以日語教育為中心》，《東北亞論壇》2012 年 2 期，第 123-129 頁；陳丕忠：《“關東州”殖民奴化教育親歷記》，《錦州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 年 1 期，第 36-40 頁；李延坤：《簡論日本在“關東州”的差別教育——以中日小學和中學教育為中心》，《日本問題研究》2015 年 4 期，第 59-66 頁；李延坤：《日本人在“關東州”的漢語教育——以學校教育為中心》，《日本問題研究》2016 年 4 期，第 43-48 頁；朱文富、劉雙喜：《日本殖民地差別教育的歷史考究與現實思考——以關東州殖民教育的實施為例》，《長白學刊》2017 年 1 期，第 102-108 頁；崔再尚：《日本殖民統治“關東州”時期的金融組合研究述略》，《大連大學學報》2015 年 5 期，第 21-25 頁；王健：《關東州會制研究》，《日本學論壇》2007 年 2 期，第 62-67 頁；關國磊：《抗戰勝利前夕的日本關東州警備隊》，《“九一八”研究》2016 年，第 107-112 頁；王健：《日據大連時期“關東州”方面委員制度探析》，《外國問題研究》2009 年 3 期，第 60-65 頁；趙錦輝：《“關東州”和“滿鐵附屬地”1907~1938 年人口死亡和死亡原因的分析》，《中國人口科學》1990 年 6 期，第 47-53 頁。

<sup>5</sup> 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第 24 頁。

障、私營釋囚保護、官私營經濟生活保障、官營出征軍人及家屬援護、私營獎學教育、私營福利教化、官私營兒童保護、官私營醫療保護、官私營衛生保健思想教育及官私營人事生活協商。<sup>6</sup> 所以，本文主要根據近年日本出版《植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滿洲・滿洲國」編》收錄日本人所編關東廳、關東州及滿洲的社會事業報告檔案文獻，探討日本佔領時期關東州社會服務措施中較具代表性和規模的私營恩賜財團的綜合性慈惠資金和兒童獎學資金，考察其組織、營運、服務情況及發展特色，藉以揭示學界忽略的關東州的社會救濟、醫療保護、衛生保健、婦童教育、生活保障及服務聯繫等方面社會措施的一斑。

## 二. 私營恩賜財團慈惠資金

1912年9月，日本大正天皇嘉仁為紀念明治天皇的大喪，決定充實地方慈惠救濟的資金，而頒發賜御內帑金的敕語，向關東州頒賜資金七千圓。關東州長官即關東都督遵從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內訓，發出諭告，並為永久保存這資金使管內居民長期受惠，乃設立恩賜財團，成為當時「恩賜財團慈惠資金」的財源機構。其後這資金又接受天皇賜金和配當金補助並寄附金(捐獻金)的交付，其資產總額到1931年3月末累增至441156圓。恩賜財團慈惠資金的機構設置於大連市的關東廳內。就其組織而言，關東都督任命財團的職員，以關東廳內務局長擔任其理事長，責成職員處理財團事務。這財團為奉皇旨充實管內慈惠救濟資金，支出約一萬圓作為每年度的經營費用，給管內慈惠救濟的事業活動交付補助金，資助其活動進行，又按照財團窮民救助規定向極貧窮者支付救助金。所以，資金來源包括天皇賜金、恩賜財團濟生

---

<sup>6</sup> 下述社會措施的分類，參考下文所引諸年度的滿洲、關東廳、關東州的社會事業要覽、年報及概要等報告。

會配當金、關東廳補助金及鴉片總局等其他的捐款金、收益金，而以財團資金所生利息及其他收入等充當營運經費。<sup>7</sup> 儘管恩賜財團慈惠資金早於 1912 年成立，然直至 1921 年才開始持續地營運資金。從這年起至 1927 年間，這資金只資助關東州所在的兩、三個團體，除了在兒童保護方面服務旅順地區的社團法人鎌倉保育園旅順支部，以及醫療保護方面救濟俄國人的露國避難民救濟協議會和救療日本人和外國人的日本赤十字社滿洲委員本部等 3 個團體之外，其資助服務日本人和中國人(包括滿洲人)，包括大連市所在者的團體，共有 3 個：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ホーム)、財團法人大慈園及財團法人大連聖愛醫院。茲以下表略析 1921-1927 年共 7 年間這資金資助這三個團體的情況。<sup>8</sup>

年度	關東州團體 助成金 接受團體數 (總金額(圓))	接受資助團體服務性質/團體名稱/所在地/經營者 (金額(圓))
1921	1 (1000)	兒童保護/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ホーム)/大連市/ 日本人私營 (1000)
1922	2 (6200)	兒童保護/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 (1200) 醫療保護/財團法人大連聖愛醫院/大連市/日本人私營 (5000)
1923	1	兒童保護/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

<sup>7</sup> 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第 31-33 頁。

<sup>8</sup> 下表參考以下報告檔案記載及附表製成：關東廳內務局地方課編：《關東廳管內社會事業要覽》，大連市：關東廳內務局地方課，1925 年，收近現代資料刊行會編：《植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滿洲・滿洲國」編》第 1 卷，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會，2005 年，第 19-20 頁；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創立以來事業年度別成績》表，第 31-32 頁；財團法人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一年度)》，大連市：財團法人滿洲社會事業協會，1938 年，收近現代資料刊行會編：《植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滿洲・滿洲國」編》第 2 卷，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會，2005 年，第 22-23，54，57，77 頁。

	(1200)	(1200)
1924	同上	同上
1925	同上	同上
1926	2 (3200)	兒童保護/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 (1200) 兒童保護/財團法人大慈園/大連市/日本人私營 (2000)
1927	2 (4000)	兒童保護/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 (2000) 兒童保護/財團法人大慈園 (2000)
1921-1927 接受團體 總次數 (總金額)	10 (18000)	兒童保護/醫療保護資助總額 (13000)/(5000)

從上表可知，在這早期階段，恩賜財團慈惠資金旨在透過資助三個日本人私營團體的助成金，向關東州尤其大連市所在的日本人和中國人提供兒童保護和醫療保護兩項服務。其團體資助重點置於兒童保護，尤其藉著逐漸增加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的助成金，並在後來加上資助財團法人大慈園，來推動和擴大恆常性的兒童保護服務。前團體提供育兒、託兒、婦人教養與保護、社會救濟及人事洽談等服務，後者也提供育兒、養老尤其託兒的服務。<sup>9</sup> 這時期兒童保護服務團體資助金額達 13000 圓，佔總資助額的 72.2%。其次要資助者是醫療保護團體，佔 27.8%，是透過向財團法人大連聖愛醫院提供一筆過的 5000 圓鉅額助成金，改善關東州的綜合性醫療服務。此舉也惠及兒童的醫護保障。從 1928 年起，恩賜財團慈惠資金除了繼續向關東州諸服務團體提供助成金外，還資助該州在救護方面的生活扶助和歲末窮民救濟，以及醫療保護方面的盲人診療和巡迴診療等三方面服務。這四方面服務的對象包括日本

<sup>9</sup> 關東廳內務局地方課編：《關東廳管內社會事業要覽》，第 26 頁；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第 193 頁。

人和中國人至少數朝鮮人，而服務範圍包括整個關東州。當時日本人檔案如《滿洲社會事業要覽》稱居住關東州的中國人為「支那人」，包括所在的滿洲人，而「日本人」則包括所在的「內地人」即日本人殖民，以及朝鮮人。<sup>10</sup>

茲先以下表分析 1928-1941 年共 14 年間這資金資助關東州諸服務團體助成金的情況。如上表一樣，本表所列資助團體助成金不包括只服務旅順的社團法人鎌倉保育園旅順支部、只救濟俄國人的露國避難民救濟協議會、只救療日本人和外國人的日本赤十字社滿洲委員本部等 3 個團體，以及只服務朝鮮人的社團法人關東州朝鮮人會。<sup>11</sup>

資助團體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b>醫療保護團體(日本人私營)</b>														
財團法人大連聖愛醫院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財團法人西山													6000	10000

<sup>10</sup> 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昭和五年關東廳國勢調查結果概數》表，第 26-27 頁。

<sup>11</sup> 下表參考以下報告檔案記載及附表製成：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年度)》，旅順市：滿洲社會事業協會，1936 年，收近現代資料刊行會編：《植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滿洲・滿洲國」編》第 28 卷，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會，2005 年，第 29-30 頁；財團法人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一年度)》，大連市：財團法人滿洲社會事業協會，1938 年、關東州廳地方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二年度)》，大連市：關東州廳地方課，1939 年，皆收近現代資料刊行會編：《植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滿洲・滿洲國」編》第 2 卷，第 22-23，164-165 頁；關東州廳內務部地方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三年度)》，大連市：關東州廳內務部地方課，1940 年，收近現代資料刊行會編：《植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滿洲・滿洲國」編》第 3 卷，東京：近現代資料刊行會，2005 年，第 25-26 頁；關東州廳民生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四・十五年度)》、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度)》，皆收近現代資料刊行會編：《植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滿洲・滿洲國」編》第 4 卷，第 21-26，187-189 頁。其中《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度)》附表誤記財團法人鎌倉保育園旅順支部愛育園為大連支部愛育園(第 189 頁)，本表不納入計算分析之內。

屯病院														
衛生保健教育團體(日本人私營)														
關東州 學校保 健協會														1000
兒童保護教育團體(日本人/滿人私營)														
(大連) 救世團 育兒婦 人之家 (日 人) <sup>12</sup>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800	2200	2200	2000	2000	2000
財團法 人大慈 園(日 人)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1800	1200	1400	1800	2000	2200	2200	2200
財團法 人鎌倉 保育園 大連支 部(新 生學 園)(日 人)											1500	1500	1500	1500
方面普 通學館 (滿人)												100	100	100
社會事業聯絡統制團體(日本人私營)														
財團法 人滿洲 (後名 關東)													6000	

<sup>12</sup> 大連育兒婦人之家創立於日俄戰爭之後，1940年改稱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至1942年4月又恢復舊稱。參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度)》，收近現代資料刊行會編：《植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滿洲・滿洲國」編》第4卷，第268頁。

州)社 會事業 協會														
經濟生活保障團體(日本人/滿人私營)														
大連實 費食堂 (日)					150	150	150	150	150					
社團法 人聖德 會(日)			100	100	50	50	50	150	150					
大連貧 民庇寒 所(滿)			200	200	150	150	150	150	150					
世界紅 卍字會 大連分 會(滿)			200	200	150	150	150	150	150					
釋囚保護團體(日本人私營)														
財團法 人為仁 會												200	200	200
資助 團體數 總金額	2 4000	3 14000	6 14500	6 14500	7 14500	7 14500	7 14300	7 13800	7 14800	3 14000	4 15700	6 16000	7 18000	7 17000

從上表可見，這資金在這時期的最初的 1928-1929 兩年間仍如前期一樣，只資助 2、3 個團體的助成金。但從 1930 年起，資金經常每年資助多達 6、7 個團體，數目有所倍增，而這時期的年度團體助成金總額亦增至 14000-18000 圓不等，比早期末年的 1927 年的助成金額 4000 圓，多出約 3、4 倍。這時期資助的所有 13 個救助日本人和中國人的團體機構都設於大連市，跟前期相同。<sup>13</sup> 換言之，這資金資助團體的

<sup>13</sup> 資助團體機構都設於大連市，財團法人大連聖愛醫院在播磨町，救世團軍育兒婦人之家在播磨町，財團法人大慈園在攝津町，財團法人鎌倉保育園大連支部(新生學園)在老虎灘，方面普通學館在

服務範圍廣泛包括整個關東州，而以大連市為中心。上表顯示在 13 個資助團體中，10 個團體是由日本人私營，只有 3 個則由滿洲人私營，可知這資金在這時期略改變了早期只資助日本人私營團體的資助方針，開始信賴少數的滿洲人私營團體，包括方面普通學館、大連貧民庇寒所及世界紅卍字會大連分會，以小額的助成金 2600 圓資助諸滿人團體，推動對中國人包括滿洲人的兒童保護教育及經濟生活保障服務。跟前期資金側重兒童保護團體過於醫療保護團體的傾向相反，這時期資金首要資助醫療保護團體，總額多達 126000 圓，佔本期資助團體助成金總額的 63.1%。它改變前期一筆性資助大連聖愛醫院的做法，從 1929 年起每年資助該院高達 10000 圓，長達 11 年之久。至 1940-1941 年間，又改為資助西山屯病院，一所在 1940 年初設立專門醫治精神病的特殊診療性精神病院，藉以擴大資助醫療對象及於精神病患者。<sup>14</sup> 不僅如此，這資金在本時期末年即 1941 年還資助了衛生保健教育團體，即關東州學校保健協會，開始顧及這團體所提供學校的肺結核與沙眼的預防撲滅等服務，<sup>15</sup> 儘管其助成金僅 1000 圓，佔團體助成金總額的 0.5%。當時《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也視這團體服務為「醫療保護事業」的服務中的衛生思想普及工作，但這服務主要是學校或學童的衛生思想教育，有別於一般的醫療服務，且其對象只限於兒童，故另闢為一項團體服務類別，表明其兼具醫療保護和兒童保護的服務性質。

---

仲館，關東州學校保健協會在關東州廳內務部學務課內，財團法人滿洲(後名關東州)社會事業協會在長者町，財團法人為仁會在泰山街，社團法人聖德會在聖德街，大連貧民庇寒所在大山通，世界紅卍字會大連分會和大連實費食堂在大連市都在惠比須町，財團法人西山屯病院也在大連市。詳參財團法人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一年度)》，第 19-20 頁；關東州廳地方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二年度)》，第 161-162 頁；關東州廳民生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四・十五年度)》，第 21-23 頁；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度)》，第 185-187 頁。

<sup>14</sup> 有關西山屯病院，參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度)》，第 300-301 頁。

<sup>15</sup> 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第 308-309 頁。

在這時期，兒童保護教育團體成為資金的次要資助者，其助成金總額亦達 62300 圓，大概是醫療保護團體者的一半，而佔這時期團體助成金總額的 31.2%。這資金保持其兒童保護團體助成金為恆常性資助服務，繼續每年資助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和大慈園。兩者的年度助成金大抵維持 1927 年的 2000 圓金額水平，而前者時有增加至 2200 圓甚至 2800 圓，後者則時有增減，可見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始終是資金的重點資助團體。此外，這資金在後階段即 1938 年起也陸續資助了鎌倉保育園大連支部和方面普通學館兩個兒童保護教育團體，分別提供收容保護滿洲所在不良日本兒童和貧窮滿人子弟的普通學堂教育兩種服務，<sup>16</sup> 可見資金進一步推動窮困不良兒童的管教工作，儘管兩者的助成金大幅少於前述救世團育兒婦人之家和大慈園。這資金也特別在 1935 年給 7 個團體所收容 214 名兒童，贈予聖誕禮物。<sup>17</sup> 這資金到後期即 1940 年還給社會事業聯絡統制團體的財團法人滿洲(後名關東州)社會事業協會，提供了一筆性的高額助成金 6000 圓，佔團體助成金總額的 3%，即第三位，開始藉著該團體加強關東州的社會服務的聯絡、普及並充實拓展工作。<sup>18</sup> 資助額次於社會事業聯絡統制團體的是經濟生活保障團體，共 3700 圓，佔助成金總額的 1.9%。這資金大抵針對當時經濟不景、民生困苦之境況，在 1930-1936 年共 7 年間持續向這類團體提供助成金，透過日本人經營的大連實費食堂和聖德會，以及滿人經營的大連貧民庇寒所和世界紅卍字會大連分會，向日本人和滿洲人推行種種經濟生活基本保障服務，特別是以比日本人經營兩個團體的助成金(1400 圓)更多的助成金額 2300 圓，資助滿洲人經營的兩個團體，以支援貧困滿洲人過基本生活。這資金在後期的 1939-1941 年 3 年間也資助了屬於司法保護事業的釋囚保護團體為仁會，收容保護前述社會歪風所產生的日本人、中國人及朝鮮人的釋囚者，<sup>19</sup> 其目的是避免釋

---

<sup>16</sup> 關東州廳內務部地方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三年度)》，第 289-290 頁。

<sup>17</sup> 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年度)》，第 30 頁。

<sup>18</sup> 關東州廳民生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四・十五年度)》，第 31 頁。

<sup>19</sup> 關東州廳民生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四・十五年度)》，第 162-163 頁；財團法人關東

囚再作奸犯科，維持社會治安。但其助成金額在所有資助團體助成金之中佔最少，僅 600 圓，佔助成金總額的 0.3%。

這裏再以下表分析 1928-1941 年共 14 年間這資金對關東州社會服務團體助成金、生活扶助、歲末窮民救濟及盲人診療與巡迴診療等四方面服務的資助發展情況。其中歲末窮民救濟服務又分為年末救助金、餅代兩項服務。餅代即餅費，早期稱「正月餅給與」。<sup>20</sup>

年度	關東州團體 助成金 接受團體數 (總金額(圓))	關東州救 護方面之 生活扶助 接受人數 (總金額(圓))	歲末窮民救濟		關東州 盲人診療 與巡迴診療 接受人數 (總金額(圓))
			年末救助金 交付 關東州 接受人數 (總金額(圓)) 大連市 接受人數	餅代(餅費) 交付 關東州 接受團體數 接受人數 〔日本人/中國 人及外國人〕	

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第 344-346 頁。

<sup>20</sup> 下表參考以下報告檔案記載及附表製成：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創立以來事業年度別成績》表，第 31-32 頁；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年度)》，第 29-30 頁；財團法人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一年度)》，第 22-23, 42-44, 46-49, 95-96 頁；關東州廳地方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二年度)》，第 164-165, 199-203, 205-207 頁；關東州廳內務部地方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三年度)》，第 25-26, 43-45, 74 頁；關東州廳民生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四・十五年度)》，第 21-26, 70-75, 77-78, 119-120 頁；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度)》，第 187-190, 254-259, 261-262, 304-305 頁。其中 1931 年編成《滿洲社會事業要覽》《創立以來事業年度別成績》表，記載該資金在 1928 年資助的「窮民救助」與「正月餅給與」的人數和金額分別為 29 人/310 圓、300 人/216 圓；1929 年分別為 35 人/390 圓、487 人/310.5 圓；1930 年分別為 75 人/980 圓、676 人/482 圓。跟下表所據《關東州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一年度)》的數字比較，《創立以來事業年度別成績》表所載「窮民救助」人數少 2-4 倍，金額卻多 30-270 圓不等；而所載「正月餅給與」人數和金額都是相同或相近。較後編成的《關東州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一年度)》大抵掌握較充分的數據，比較早編成的《創立以來事業年度別成績》表準確，故下表全採前者所載數字。

			(總金額(圓))	(總金額(圓)) 大連市 接受團體數	
1928	2 (4000)	1 (60)	79 人 (280) 36 人 (130)	8 團體 295 人 〔225/70 人〕 (216) 7 團體	
1929	3 (14000)	1 (30)	107 (330) 53 (150)	10 488 人 〔246/242 人〕 (305) 9	盲人診療 42 (965.33)
1930	6 (14500)	6 (290)	297 (710) 85 (210)	14 676 人 〔427/249 人〕 (482) 10	
1931	6 (14500)	14 (720)	535 (945) 360 (465)	19 793 人 〔523/270 人〕 (584) 12	
1932	7 (14500)	19 (1270)	426 (780) 254 (310)	20 863 人 〔621/242 人〕 (618.6) 12	
1933	7 (14500)	27 (1589)	443 (850) 280 (390)	26 959 人 〔684/275 人〕 (728.5) 13	
1934	7 (14300)	19 (1083)	562 (1035)	24 973 人	

			371 (505)	[ 692/281 人 ] (734) 15	
1935	7 (13800)	27 (1401)	655 (1245) 355 (495)	27 1228 人 [ 946/282 人 ] (748) 16	以下巡迴診療 長山列島 805(944.8) 大連市旁貔子 窩管內 1378(1300)
1936	7 (14800)	25 (1473)	541 (1105) 271 (425)	19 984 人 [ 729/255 人 ] (829.5) 15	普蘭店及金 州管內 2084(699.11) 大連/旅順 管內 808/1257 (兩地總金額 1060)
1937	3 (14000)	36 (2177)	379 (535) 362 (475)		
1938	4 (15700)	69 (3565.02)	旅順、金州 23 (126)		大連市旁貔子 窩民政署管內 2195 旅順民政署管內 1453 金州民政署管內 2048 普蘭店民政署管內 2275 (各地金額不詳)
1939	6 (16000)	49 (2031)	旅順、金州、 大連市旁貔子 窩 69		旅順民政署管內 1759 金州民政署管內 1839

			(225)		普蘭店民政署管內 1601 大連市旁貔子窩 民政署管內 906 (各地金額不詳)
1940	7 (18000)		旅順、金州、 大連市旁貔子 窩 13 戶 (195)		旅順民政署管內 949 金州民政署管內 566 普蘭店民政署管內 577 大連市旁貔子窩 民政署管內 1336 (各地金額不詳)
1941	7 (17000)		旅順、金州 29 人 (140)		旅順民政署管內 742 金州民政署管內 1227 普蘭店民政署管內 799 大連市旁貔子窩 民政署管內 1076 (各地金額不詳)
1928-1941 接受團體/ 人總次數 (總金額)	79 團體 (199600)	293 人 (15689)	4145 人並 13 戶 (8501) 2427 人 (3555)	167 團體 7259 人 〔5093/2166 人〕 (5245.6) 109 團體	27722 (報告僅記 1929， 1935-1936 年總 金額 4969.24)

從上表可知，在 1928-1941 年共 14 年間，恩賜財團慈惠資金資助四種服務的總金額，高達 234004.84 圓，而當中還不包括記載不詳的 1938-1941 年間巡迴診療金額。這

資金一直首要資助關東州社會服務團體助成金，高達 199600 圓，佔這時期資助總額的 85.3%。其次是生活扶助，亦達 15689 圓，佔資助總額的 6.7%。第三位是歲末窮民救濟，有 13746.6 圓，佔資助總額的 5.87%。至於醫療保護方面的盲人診療與巡迴診療服務，這資金並非持續予以資助，只在 1929 年和 1935-1941 年間分別資助兩種診療服務，而且 1938-1941 年間巡迴診療資助金額不詳，無法分析。但從 1929 年和 1935-1936 年間兩種診療服務的資助額僅次於團體助成金而高於生活扶助和歲末窮民救濟兩種服務資助額的情況來看，恩賜財團慈惠資金頗重視資助關東州的醫療保護服務，跟這時期團體助成金首要資助醫療保護團體的情況一致。茲再分析這資金在此時期資助關東州包括大連市的生活扶助、歲末窮民救濟，以及盲人診療和巡迴診療三種服務的情況。這資金的規程第三條規定生活扶助救助金屬於「旨在使老幼的、身體部分殘障的、患病的日本人能過生活的救助」，故以日本人為主要資助對象。它包括「衣食費、居住費、暖房費三種」。就資助衣食費而言，家庭成員愈多，人均衣食費愈少。例如從 1937 年起，1 人家庭的人均每日衣食費為 30 錢，2 人家庭的人均每日衣食費為 27.5 錢，3 人家庭者為 25 錢，4 人家庭者為 22.5 錢，5 人家庭者為 20 錢。<sup>21</sup> 上表顯示這資金資助生活扶助服務的人數和金額反覆遞增，由 1928 年的 1 人及 60 圓激增至 1938 年的 69 人及 3565.02 圓，資助金額增加了 58 倍有多。至 1939 年才稍降至 49 人及 2031 圓，並從 1940 年起停止資助生活扶助服務，改由財團法人大連方面事業助成會和大連市等官私機構提供這方面的資助服務。<sup>22</sup>

就歲末窮民救濟而言，這資金在 1928-1938 年共 11 年間一直資助兩種賑恤服

---

<sup>21</sup> 財團法人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一年度)》，第 44 頁；關東州廳地方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二年度)》，第 202-203 頁；關東州廳民生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四・十五年)》，第 74-75 頁；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第 258-259 頁。

<sup>22</sup> 關東州廳民生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四・十五年)》，第 74 頁；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第 258 頁。

務，有些年分更資助多一種服務，包括：1. 對關東州及鐵道沿線居住的貧困者提供年末窮民救助金；2. 向上述地區的收容保護設施的收容者給與餅費；3. 對兒童保護設施收容者贈予聖誕禮物。<sup>23</sup> 年末窮民救助金資助的人數和金額，從 1928 年的 79 人及 280 圓逐漸增加至 1935 年的 655 人及 1245 圓，資助金額增加了 3 倍多，然後又漸減至 1941 年的 29 人及 140 圓。當中大連市的年末窮民救助金資助人數多達 2427 人，約佔救助金總人數的一半稍多，其資助金額 3555 圓亦約佔資助總金額的四成稍多。至於餅費給與，是供給日本人(包括朝鮮人)和中國人(包括滿洲人)及外國人提供的餅費，即所謂「正月餅給與」，乃源於日本平安時代宮廷長壽文化的正月傳統祭神飲食禮儀。1928 年，各族人的餅費都是相同的，所有成人 1 圓，小孩 50 錢。但從 1929 年至 1936 年間，資金只半額資助中國人。日本人、滿洲人及外國人成人仍為 1 圓，小孩 50 錢，中國人跟小孩同額。<sup>24</sup> 餅費給與的人數及金額，從 1928 年的 8 個團體、295 人及 216 圓大增至 1935 年的 27 個團體、1228 人及 748 圓，多出兩倍稍多。至翌年，餅費給與的金額更增至 829.5 圓，儘管資助團體和人數分別稍降至 19 個團體和 984 人。這時期餅費給與團體和人的總次數，分別為 167 團體和 7259 人，當中給與日本人包括朝鮮人共 5093 人，中國人包括滿洲人以及外國人共 2166 人。兩類接受者的比例分別為 70.16% 和 29.84%，可見餅費給與的主要對象跟生活扶助救助金一樣，首要服務日本人包括朝鮮人。抑且，餅費給與的 167 個團體中有 109 個屬於大連市團體，佔 65.27%，可知餅費給與服務範圍雖然包括整個關東州，而以大連市為中心。

再觀這資金比較重視的關東州醫療保護方面的診療服務。根據上表所示，這資金最初是以 965.33 圓資助關東州內 42 人接受盲人診療服務，但只限於 1929 年。到

---

<sup>23</sup> 關東州廳內務部地方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三年度)》，第 45 頁。

<sup>24</sup> 財團法人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一年度)》，第 48 頁。

1935 年，資金又開始資助關東州邊陲地的巡迴診療，包括長山列島、普蘭店與金州的民政署管內、大連市附近貔子窩民政署管區，以及大連與旅順的民政署管區等地區，而且針對前述流行的肺結核傳染疫潮，給病患者資助綜合性診療服務，包括兒童的肺結核檢查，<sup>25</sup> 而不限於盲人治療。1935-1936 年度的巡迴診療資助金額比盲人治療多出約一倍或更多。雖然其後各年度的診療資助金額不詳，但從 1935 年的資助人數 2183 人大增至 1938-1939 年度的 6105 人和 7971 人或 1940-1941 年度的 3428 人和 3844 人的變化來看，後期的資助金額當有所增加，亦即關東邊陲地方的資助巡迴診療服務有所增強。又諸年間接受巡迴診療人數之中，男性比女性約多出一倍，可見巡迴診療服務的主要對象是男性。<sup>26</sup> 還值得指出，這資金只在 1936 年資助了大連市民政署管內的巡迴診療服務，僅惠及 808 人，其巡迴診療服務並非以大連市為中心。這資金側重資助關東州的醫療保護服務，藉以推廣日本的醫療技術，並宣揚所謂日本天皇的「恩澤」。

### 三. 私營恩賜財團兒童獎學資金

1924 年 1 月，大正天皇為慶賀皇太子結婚大禮，又下旨賜給關東廳御內帑金二萬圓作為兒童獎學基金。至 1925 年 4 月，他更因皇太子誕生日而設立「恩賜財團兒童獎學資金」。1924 年起 5 年間這資金接納了關東廳和滿鐵會社各九萬圓的補助金，藉以逐漸達成這財團的二十萬圓總資金額計劃。跟恩賜財團慈惠資金的關東州管內慈惠救濟宗旨不同，恩賜財團兒童獎學資金設立的目的是專門「助成獎勵關東州及南

---

<sup>25</sup> 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年度)》，第 30 頁。

<sup>26</sup> 財團法人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年報(昭和十一年度)》，第 95-96 頁；關東州廳內務部地方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三年度)》，第 74 頁；關東州廳民生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四・十五年)》，第 120 頁；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第 305 頁。

滿洲鐵道附屬地內官立學校及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設立的小學校、公學堂及普通學堂等的兒童教育」。不過，這資金的機構跟前述慈惠資金同樣設於大連市關東廳內。其組織的人事任命也類似前者，執行機構的管理高層包括理事長、理事副長及理事等要職皆由關東州長官選任，而關東州長官和滿鐵總裁又薦選其名譽顧問。<sup>27</sup> 茲以初期即 1925-1930 年的 6 年間為例，列表分析這資金所資助的各類中小學、公學堂、普通學堂兒童文庫、盲啞學校、孤兒院等的院校、人數及金額的數目。其所資助的朝鮮人學校補助和在滿日本人子弟收容寄宿舍建築補助兩項資助，都不是以所在中國人為對象，而其金州響水寺林間學舍補助金又不惠及大連市民，故皆不予計算和分析。<sup>28</sup>

資助院校類別	1925 年 院校數 人數 資助額	1926 年 院校數 人數 資助額	1927 年 院校數 人數 資助額	1928 年 院校數 人數 資助額	1929 年 院校數 人數 資助額	1930 年 院校數 人數 資助額
<b>兒童文庫補助</b>						
小學校與公學堂之 兒童文庫補助	34 校 1570 圓	52 校 2780 圓	70 校 3880 圓	73 校 2150 圓	75 校 5020 圓	81 校 3040 圓
御大典記念事業： 普通學堂兒童文庫 特別補助				106 校 1590 圓		
<b>特殊學校補助</b>						
盲啞學校孤兒院等 補助	3 校 900 圓					
盲啞學校以下特殊 學校補助			6 校 2100 圓	6 校 2400 圓	6 校 2415 圓	
孤兒院以下特殊學 校補助						7 校 1850 圓

<sup>27</sup> 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第 34 頁。

<sup>28</sup> 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第 34-37 頁。下表的恩賜財團兒童獎學資金的資助分類，參考關東州廳民生課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四・十五年)》，第 21 頁；財團法人關東州厚生事業協會編：《關東州社會事業概要(昭和十六年)》，第 185 頁。

兒童學資補給						
小學校兒童學資 補給/補助	21 人 315 圓	35 人 525 圓	33 人 495 圓	65 人 1194 圓	86 人 1536 圓	107 人 1313 圓
中等學校生徒學資 補給/補助		7 人 627 圓	4 人 396 圓	5 人 431 圓	9 人 825 圓	5 人 550 圓
兒童保護設施補助						
御大典記念事業： 小學校兒童學習用品/ 衣料費特別補給				84 人 840 圓		
小學校兒童衣料費 特別補助					88 人 880 圓	
小學校兒童上學費 補助					1 校 200 圓	14 人 463 圓

從上表可知，在 1925-1930 年共 6 年間，恩賜財團兒童獎學資金首要向官營學校提供兒童文庫補助，其資助總額達 20030 圓，佔這時期資金總資助額(不包括朝鮮人學校、在滿子弟寄宿舍、金州林間學舍 3 項補助)的 49.72%。這資金在文庫圖書方面的重點資助，大抵是配合當時小學校鼓勵學生自學自習的教學方針，使學生養成獨立學習工作的能力。<sup>29</sup> 這方面的資助主要是小學校與公學堂的兒童文庫補助(18440 圓)，佔資金總資助額的 45.55%。這資金持續資助兩類學校的兒童文庫，從 1925 年的 34 所倍增至 1930 年的 81 所，年度資助額亦由 1570 圓大增至 3040 圓。至於普通學堂兒童文庫特別補助，只在 1928 年作過一次性的 1590 圓資助，分給 106 所普通學堂。可見這資金又偏重資助專供日本與朝鮮的學童就讀但也有少數中國學童就讀的小學校和專供中國學童就讀的公學堂，亦即具備初等和高等課程的正規小學的自學自習圖書教育，而較少資助中國農村學童就讀的初等小學程度的普通學堂。這時期資金的次要資助是盲啞學校和孤兒院等特殊學校的補助，總額亦達 9665 圓，佔資金總資助額的 24%。其年度資助學校數目由 3 所倍增至 6、7 所，其中包括日本人

<sup>29</sup> 關於這教學方針，可參盧鴻德主編：《日本侵略東北教育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82-383 頁。

私營專供日本人青少年就讀的大連盲啞學校和給日本人育兒託兒服務的大慈園。再次是兒童學資補給，這時期的資助總額共 8207 圓，佔資金總資助額的 20.37%。其中居多是小學校兒童學資補給/補助，總額達 5378 圓，佔資金總額的 13.35%。其年度資助人數從 21 人逐年遞增至 107 人，年度資助額從 315 圓增加逾 3 倍至 1313 圓。供小學校畢業生就讀的中等學校的生徒學資補給/補助只有 2829 圓，每年只資助 5 至 9 人不等。可見這資金的學童學費資助以小學校為重心，傾向推動初等程度的基層教育。<sup>30</sup> 這資金給兒童保護設施如衣料、學習用品及上學交通費的補助最少，總額只有 2383 圓，佔資金總額的 5.92%，而且也限於資助小學校學童，並遲至 1928 年才展開。可見這資金資助學童的重點在於學校教育尤其學童自學資源，而並非學童生活。

#### 四. 小結

恩賜財團慈惠資金最初透過資助日本人私營社會團體向關東州尤其大連市的日本人和中國人包括滿洲人，首要提供兒童保護，其次是醫療保護，後來還資助救護方面的生活扶助和歲末窮民救濟，以及醫療保護方面的盲人診療與巡迴診療等服務，並資助滿人私營團體，推動對中國人包括滿洲人的兒童保護教育及經濟生活保障等服務。不過，資金發展到後期改為首要資助醫療保護團體，顧及精神病者及衛生保健教育，兒童保護教育團體資助退居其次，但加強窮困不良兒童的教育，並資助社會

---

<sup>30</sup> 當時小學校、公學堂、普通學堂、中等學校等的課程及學生對象，以及盲啞學校和孤兒院的營運及學生對象，參滿洲社會事業協會編：《滿洲社會事業要覽》，第 196-197 頁；盧鴻德主編：《日本侵略東北教育史》，第 186-187，191-193，379-401，487-489 頁；劉晶輝：《軍政時期“關東州”日本小學校教育政策探析》，第 86-93 頁。

事業聯絡統制團體和經濟保護團體，來強化社會服務聯絡、經濟生活保障及釋囚保護等服務，尤其針對貧困滿洲人的生活需要。資金始終重視資助醫療保護，其服務由關東州盲人診療擴展至州邊陲地區的巡迴綜合性診療，其資助額僅次於團體助成金而高於生活扶助和歲末窮民救濟。兒童獎學資金資助關東州和南滿洲鐵道附屬地官立學校及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小學校、公學堂、普通學堂、盲啞學校、孤兒院等的兒童教育，而首要資助官營學校兒童文庫補助，落實學生自學自習圖書政策。其次是盲啞學校和孤兒院等特殊學校，再次是學童學資補給，傾向推動初等教育。總之，兩個資金在衣食住行、醫療保護、衛生保健、婦孺教育、經濟生活、服務聯繫等方面，多少給關東州的中國人包括滿洲人提供了保障，有助紓解所在日軍侵佔肆虐所帶來的民生危機及社會問題。